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八美圖
第二十五回 弄奸計謀財害命 暗窺伺盜銀出首

魏烈問那女子道：「小生是相求一事，不知姐姐肯允麼？」那女子應道：「不知相公要求我什麼事？」

魏烈笑嘻嘻地走近前道：「求姐姐憐情惜意，賜小生片刻之歡，感激不忘。」

那女子聽見此言，一時著惱道：「相公休得無禮，奴家看你是個至誠老實君子，原來是一個輕薄惡少！奴家雖是平民之女，略知禮義廉恥，苟且成親，決然使不得。」

魏烈道：「姐姐既是這等清白說話，為什麼昨日把眼傳情於我小生？料姐姐必然有意，我故此回家一夜思想，不能成睡！今朝特地前來與姐姐成其好事，望姐姐周全小生。」

那女子笑臉叫道：「相公心性放下，休得輕狂，就使奴家肯遂君意，也須防我嫂嫂在此，怎生做得勾當？」

魏烈道：「不妨！我看你嫂嫂為人甚好，不要怕她。」

那女子道：「相公真個書呆，我嫂嫂見你是個讀書之人，所以敬重你斯文二字，若然做出沒正經的事，只恐嫂賭氣，如何是好？」

魏烈道：「據這等說，小生是有興而來，敗興而歸了。」

二人正在言談間，忽聽得外面叩門聲，那女子倉皇道：「相公不好了，有人叩門，如何是好？」

魏烈此時心中著急：「待我出去罷！」

那女子說道：「真正瘋了，你若出去，撞見了豈不是無私而有弊？如今權在奴家房中一躲便了。」

魏烈聞言，忙走入房中，躲在牀後，不敢做聲。停一刻，見那女子走進房來，魏烈忙問道：「姐姐來了麼？方才是誰叩門？」

女子應說：「我只道哥哥回來，吃了驚，原來是那化齋供的和尚，如今走了。相公快些回去罷。」

魏烈道：「小生在著你房中，猶如在廣寒宮裡一般，望姐姐見賜小生片刻之歡。」

那女子說道：「奴家今朝若從命，只恐相公以路花看待。」

魏烈道：「姐姐不要煩惱及此，小生並非薄倖之流。」

即上前摟抱上牀，正要寬衣，那女子道：「相公休要性急，這房門要閉上的才好。」

即走下牀閉門，只見婦人慌慌張張，叫道：「姑娘快些出來。」

女子答來了，一面向魏烈說：「相公且在此。奴家出去就來。」

即帶上房門而去。魏烈一心疑惑：我與她正要成其好事，為何被她嫂嫂叫了出去？這是怎麼緣故？可恨這婦人把我鴛鴦拆散！小生沒有風流之命，故此好事，不能成功。左思右想，獨在房中踱來踱去。正在莫測其故，忽見女子把香羅帕拭著淚珠進房而來，婦人跟隨後說道：「姑娘事已至此，不要傷悲了，萬般看你爹娘面上，今朝全仗你一人救了親兄。」

女子應道：「嫂嫂這是斷難從命的。」

魏烈忙問說：「有何急事？這般形容？」

婦人道：「只因夫君欠了店賬銀子一百兩。那邊告了官，要將妹子賣了抵賬。」

魏烈說：「這還了得！這銀子我出了還上。」

那婦人大喜，向了女子問說：「姑娘你意可好麼？」

女子道：「若得相公美意，奴家感恩不荊。」魏烈道：「但我身邊沒帶有銀兩，須待回去取來。」

婦人道：「如此相公速去速來，不可騙了我們。」

魏烈道：「說哪裡活？豈有相騙之理！」

即時出門，一路行來想道：「如今既然許允她了，身中又無帶有銀兩，我不免問柳太太先借貸一百兩，回家然後還她便了。」

打算已定，一直來到柳府，入內見太太作下一揖：「晚生今日見一姓蕭之家，欠了店賬銀子一百兩無以抵償，告發在官；要將妹子變賣抵項。晚生憐他，欲要相贈，奈無帶有銀兩在身。求太太暫借紋銀一百兩，晚生回家之日，即備送還。」

柳太太道：「百兩銀子，小可之事，何須客套？」

便命總管取一百兩銀子，付與魏烈。魏烈接過銀子，藏在袖中，別了太太，來到蕭家，已是日落時分，遂向前叩門，婦人開門笑道：「相公來了麼？」

二人入內，魏烈便將銀子付與婦人收下。那婦人說聲：「多謝，妾身去了就來。」

魏烈道：「你家姑娘為何不見？」

婦人說道：「包在房中。」

魏烈一時心想，在著廳上悶坐。少停婦人出來，見魏烈不言不語，呆呆坐的，即問說：「相公為何沉吟不語？卻是為何？」

魏烈道：「你家姑娘方才與訂約並好，小生所以借備百兩銀子，欲與姑娘成一好事。」

婦人道：「相公差矣！我丈夫雖然貧窘，乃是清白之家，並不是煙花門戶；況且相公讀書明理，為什麼說出這樣的話來？」

魏烈聽見此話，氣得兩眼圓睜，罵道：「既然說此無情話，銀子依舊還我，況我父親現在為官，不怕你作弄奸計。若然不還我銀子，看爾怎得干休？」

那婦人見魏烈凜然發怒，即裝成笑臉道：「相公真個是書呆，豈有白受人財之理？我是與爾取笑，後生家這等性急！且請坐一刻，待我喚姑娘出來。」

那婦人進入房中叫聲：「姑娘，這個人不是好惹的，想必是個大來頭，不與他應歡，諒不成甘休。爾出去陪他，等待爾哥哥再作計議。」

姑娘即換了衣服出來，微笑說：「相公冷淡了。」

魏烈一見姑娘之面，滿腔怒氣一時俱消，應說：「小生愛爾花容月貌，特來與爾親近香澤，未知姐姐今宵可肯見留麼？」

女子道：「奴家與相公邂逅相會，實是有緣；以蒙贈銀，恩德如山。理當留住相公，以身酬謝才是。方才嫂嫂乃與爾取笑，多多得罪。」

把手拉住魏烈，雙雙進入房中。婦人便送了酒食，二人並肩而坐，慇懃勸酒。看官聽說，那蕭士高本是無賴之徒，有一妻子袁氏，並妹子京姑，原有幾分姿色。又不肯平白做這個買賣，又要錢鈔過日，所以做成局套，勾引有財的少年子弟，接到家中賣顏，拐了財物入手，難成歡會。若肯甘休，大家走散便罷。倘若不肯，謀害性命。如今魏烈皆因少年為色所迷。哪知入了奸局，損了錢財，又害了己身。

蕭士高那夜回來，袁氏取出銀子與他觀看，又將情由說了一遍，蕭士高大悅。用過夜飯，悄悄向窗前一望，見京姑把魏烈灌得大醉，夫妻二人取下繩索，打了個圈兒，走入房中，罩在魏烈項上扭住繩頭，用力把索亂收。京姑抱住身軀，魏烈此時已是醉遍身酥軟，無力掙脫。只是雙足亂跳，好似落湯蝦一般，可憐一命而亡。

蕭士高看見魏烈已死，便背了屍首，開門出來。四頭無人，走上一箭之地，見前面人語喧嘩，手擎的燈籠而來，心中懼怕，不敢向前，只得往西邊而去，見一雙斑斕猛虎張牙舞爪而來，驚得渾身冷汗，把背的屍首拋在地下，大步逃走如飛。到家袁氏問道：

「官人可有什麼人瞧見？如何這般慌張！」

蕭士高應道：「看倒無人看見，只有一隻老虎跑來，我慌忙拋下屍首走來。」

袁氏道：「這個所在，沒有大蟲，如何有了這貨？」

話說那蘇保做夜間生意，剛剛來到照慶寺，見蕭士高如飛地跑將過去，心中大疑。老蕭今夜三更夜半，有何事故，這等著慌？等我到他家張看做怎麼勾當？便來至蕭家，飛身一跳，上了房屋，向下一望，只見房內燈光閃閃，蕭士高笑哈哈同兩個女子，在房中飲酒分銀。蘇保輕輕跳下庭心，躲在房外，向窗裡張望進去。只見那婦人笑道：「可笑這魏烈癡心妄想，要與姑娘同牀共枕，如今費了銀子，正不知魂魄游到哪處去了！」

蕭士高道：「虧爾這個家主婆，做了淫婦種，真正好計，所謀必遂。」

女子問說：「哥哥，這個屍首擱在哪裡？」

蕭士高道：「順手一拋，不知拋在何處。」

女子又說道：「哥哥，他是柳相國親眷，不要弄出事來。」

恰好蘇保聽得明白，怒氣沖沖付道：「我曾叨過柳大爺之惠，如今柳大爺親戚被其謀害，怎得甘休？待明朝去衙門出首，才見我不負前情。這銀子今夜必先偷來，待明日再作計較。」

打算已定。便躲在黑暗之處，見這三人言談少停，俱各大醉。那婦人叫道：「官人，姑娘醉了，大家睡罷。」

蘇保將筒呼一吹，登時吹滅了燈火。婦人說道：「這也奇怪，此刻全然無一些風影，為何燈火盡吹滅了？敢是魏烈陰魂不散，要來相嚇爾，老娘是不怕鬼的！」

少刻俱各無聲。蘇保四處搜摸銀子藏好，飛身跳出，各處尋覓屍首，已不見了。只得回歸。再說豹頭山有一個法悟禪師，那日在蒲團靜坐，一時心血來潮，屈指一算，乃是武曲星君有難，被蕭家謀害，必須救獲來山。待老僧傳授法術，使他日後建功立業。即差青衣童子變成猛虎，將他馱回到山。解下繩索，灌了仙丸。魏烈方才甦醒，如夢初覺一般。定神一看見一禪師在蒲團之上靜坐，只得上前叩謝救命之恩道：「弟子頓悟前非，願投門下服侍師父學些法術，求法師容納。」

法悟禪師道：「既然公子不棄，就在此山暫住，待老僧傳授法術便了。」

不說魏烈在豹頭山學法，再表柳太太見天色已晚，魏烈尚未回來，到了次日天明，還未見面。一時著急，打發家人四處找尋，忽見看門的稟說：「外邊有一個蘇保，前來問道：『可有姓魏的親眷麼？』」老奴回說有的，他說前來稟明凶信。老奴問他，他不知怎麼不肯說出，要面稟太太，所以老奴特來稟知。」

柳太太聞言大驚：「既如此，快著他進來。」

蘇保入內見了太太，磕頭畢，站在一旁。便將蕭士高謀害情由細說一遍。柳太太驚出一身冷汗，便命連福同蘇保去見錢塘縣。錢塘縣傳進二人入內，蘇保上前叩頭道：「小人姓蘇名保，昨夜遇見蕭士高慌忙奔走，小人一時心疑，到他家探望，只見蕭士高夫妻妹子三人，分派銀子已定。一齊吃酒談言，小人聽見他的話，才曉得謀害了皇親性命。小人將銀盜取，跑到柳府稟知太太，太太命連福同小人抱贓物前來出首。老爺快快打點前去捉拿，恐怕他知風逃走。」

錢塘縣立刻升堂，派差押同蘇保拘集兇犯蕭士高一家前來聽審。差役接了火票，如飛而去。且說蕭士高夫妻，兄妹酒醒，已是五更時候。尋覓銀子，忽然不見。門又是閉好的，料必不是著賊，家中物件依然不動，為何銀子不見？京姑只道哥哥藏過，蕭士高只道妹子希圖，正在家中賭咒。忽聽見叩門之聲，蕭士高出來開門，蘇保同公差走進去，把蕭士高三人一起拿祝拖拖拉拉，到了衙門。錢塘縣升堂問說：「爾就是蕭士高？昨晚與妻妹分的銀子，如今在哪裡？」

蕭士高道：「小人安分度日，並不為非，哪有銀子？」

太爺大怒罵道：「爾這狗才，謀財害命，還說並不為非？叫蘇保過來，將贓物與他一看。」

蕭士高一見，心驚膽戰，為何銀子在他手裡？只得含糊應說：「小人實是貧窘之家，哪有銀子許多？」

太爺叫道：「蘇保快上來須與他對證。」

蘇保指著蕭士高罵道：「爾這狗奴才，靠的淫婦拐人財物，又謀傷人命，昨夜謀殺了皇親，將銀子對分，是我親眼看見，銀子被我盜取在此做證。爾當老爺台前，還敢抵賴強辯麼？」

蕭士高嚇得魂不附體道：「蘇保，我平日間與爾無冤無仇，無端何故害我？」

太爺拍桌大怒道：「蕭士高還不肯招認麼？」

吩咐兩班皂役，把蕭士高上了刑具，蕭士高疼痛難當，只得叫說：「太爺，小的願招了。」

縣主即命皂役鬆了刑具，蕭士高便將謀害情由說了一遍。又帶上袁氏京姑，二人懼刑，不打自招。太爺吩咐女犯收監。押同蕭士高指認屍首，送歸柳府。當堂賞了蘇保三百兩銀子，做個生活。蘇保叩頭道：「多謝太爺，小人如今再不做賊了。」

只見公差稟說押同蕭士高前去指認屍首，並無蹤跡。太爺吩咐暫行收監，打道往柳府而去。看官中，錢塘縣審此案，因魏烈是個皇親，懷的鬼胎，恐怕這官兒要弄歪了，所以到柳府與太太講情。登時到了柳府，把門入內稟知。太太請進，垂簾相見。錢塘縣打恭道：「求太太周全下官前程一二。」

柳太太應說：「既是父母老爺這等說，待老身去見郡太說明，只是屍首如何著落？」

錢塘縣道：「待下官立時追比，自有下落。」